

西方思想家譯叢⑨

柯立芝

作者：Richard Holmes

譯者：彭淮棟



西方思想家譯叢⑨

柯立芝

Coleridge

Richard Holmes 著 彭淮棟 譯

柯立芝 西方思想家評叢⑨

72.5.0611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一〇〇元
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著者 Richard Holmes
譯者 彭 淮 棟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7號
電話：7681234 — 2317
郵政劃撥帳戶第 100559 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130 號

• 11012-9 •

柯立芝

霍姆斯 (Holmes, Richard) 撰 彭淮棟譯 民國72年
臺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

[4]127面 21公分

原書名：Coleridge

附：參考書目、人名註釋及索引

I. 霍姆斯撰 II. 彭淮棟譯 III. 西方思想家譯叢

784.18
7538
8455

NT\$100.00

序

柯立芝，〔古舟子咏〕（*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*）的作者，是我們最偉大的浪漫派詩人之一，但他還不止於此而已。他是思想家、人類條件的探索者，他曾經寫道：「我將人類靈魂比擬為流落在無名島上的水手。」他的散文作品許多都是斷簡殘篇，卻也探遍了那座潛在知識之島——遍及社會與政治評論、宗教與哲學思考、文學批評與語言學理論，更及於自傳的內在世界，這方面留下來的記錄是大約六十本的私人割記，以及將近二千封已經刊印的信札。

這本小書的第個一目的在於描畫他的整座散文與詩作之島，並且試窺柯立芝的全貌。身為作家與文學人物，他博大精深，對於現代讀者，他這個由工作與苦難而獲致的統一體具有一種特別的關係與吸引力。中年之際，柯立芝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肉體與精神危機，這場危機的表徵是：破碎的婚姻、落拓的生涯、藥癮、摧人的愛情，以及可怕的自殺性絕望與慵懶。然而，他沒有像其他浪漫派詩人那樣燒毀。他歷劫生還、神志清明、成熟、照常作詩，甚至寫出更好的散文，仍然情感慷慨，比以前對當代人更具影響。他的朋友華滋華斯（Wordsworth）說，他提出了一連串「宏偉的中心真理」；借自由主義哲學家穆勒（John Stuart Mill）的話說，

他成為他那一代的「創發心靈」之一，引領人以一種新穎而特別的方式去詢問許多事情：這事情「意義」何在？柯立芝贏得了生還者的信望與權威：套一句勞倫斯的用語，他是個「起死回生」的人。最是在我們陷於焦慮與煩亂失措之際，他向我們直指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價值與意義，直指我們生命的神秘。

本書第一章追溯柯立芝個人生涯的發展，並描述他的個別作品。第二章回到他著作中的主題，設法拈出幾個在他思想中成為永恒里程碑的關鍵字眼，尤其是在創造性想像與文化方面。在這點上，我引用很多比較少為人所知的作品，諸如〔朋友〕(*The Friend*)以及〔平信徒講道〕(*Lay Sermons*)，而且，把這些作品同他的理論連接起來，而避開傳統上對純粹文學討論的着重。柯立芝之令人好奇，及其引人之處，有比純粹的文學議論更廣的境地，因此，在第三章，即最後一章，我轉而談論他最偉大的詩篇〔古舟子咏〕，將此詩視為一篇永恒的陳述：述說人類——柯立芝、我們——在一輪謎也似的月亮下奇異、美麗、疑惑的困境。

霍姆斯 (Richard Holmes)

1981年7月倫敦

誌謝

感謝勃林根基金會 (Bollingen Foundation)，感謝魯特立基與凱根·保羅公司 (Routledge & Kegan Paul Ltd.) 以及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(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) 允許我引用〔柯立芝劄記〕與勃林根叢書新版的〔柯立芝全集〕。

特別感謝海格特文學與科學研究所 (Highgate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)、倫敦圖書館 (London Library) 以及大英圖書館 (British Library) 的人員。我謝謝麥克法蘭教授 (Tom Mcfarland) 讓我在普林斯頓度過幾個道地柯立芝式的黃昏，這種景象間接影響了本書的寫作；感謝伊斯美娜·荷蘭 (Ismena Holland) 的不斷支持；感謝彼得·嚴生史密斯 (Peter Janson-Smith)；感謝凱瑟琳·卡瓦爾 (Catharine Carver) 協助做成打字原稿。我向大學醫院 (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) 的約拿·拉提摩 (Joanna Latimer) 致最誠摯的謝意。謹向讓我睡在他們田裏的寬托克 (Quantock) 農友問好。

本書獻給家父與家母。

目錄

序.....	I
誌謝.....	III
第一章 作家.....	1
第二章 思想家.....	53
第三章 舟子.....	97
參考書目.....	111
人名註譯及索引.....	117

第一章 作家

撒姆爾·泰勒·柯立芝(Samuel Taylor Coleridge)，一七七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於英國德文郡(Devonshire)奧特(Otter)河岸一個名叫奧特立·聖瑪麗(Ottery St. Mary)的小農莊。流過家園綠茵的閃亮河水是他最深刻的童年回憶之一，「深深銘心」，以致於在長久以後的成年歲月裏，他一閉起眼睛，

——你穠麗的水便直升心頭，
你橫搭的橋板，你夾岸的灰柳，
以及你五色繽紛的沙底
亮澈了你燦耀的透明！……

(〔詩集〕*Coleridge: Poetical Works*，頁48)

他父親約翰·柯立芝(John Coleridge)是當地教區牧師：一位窮人、劍橋學者、教科書作家、兼為靈感豐富的傳教士。十個孩子中有九個男孩，柯立芝是老二，而且顯然是牧師的寵兒。冬夜裏，星光下，和父親一起從遠郊的農莊回家，宇宙的神秘向他開示，永難忘懷：

我父親……告訴我星星的名字——告訴我木星比我們的世界大上千倍——告訴我，其他閃爍的星星是恒星，

另外還有世界繞着它們旋轉——到家時，他爲我說明它們如何旋轉。我傾聽着，滿懷深刻的欣喜與羨慕；不過，其中沒有混雜驚奇和不信。我自幼讀過童話、神怪種種——我的心靈已習慣於悠渺之事——因而從來不曾把「我的感官」當作評斷我信念的標準。（〔書信集〕*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* 卷 I，頁 354）

對於九個兒子，約翰·柯立芝沒有抱多少世俗大志；只有對於幼子，立意要把他造成自己一樣的鄉下牧師，時常把他放在膝上，同他作「漫長的談話」。柯立芝太太則是另一種性情：務實、井然有條理，是孩子們事業背後的推動力。她處事俐落而富於進步精神，柯立芝才三歲，就給他防疫注射，這件事他永遠記得，因為，爲了這痛苦的手術，她想蒙住他的眼睛。他卻叫起來，叫到「他們拿掉蒙布——我目注刺絡針，忍受一刮，毫不驚恐。」他一生行事，率皆如此。

打從開始，他就是個難以相處的，異乎尋常的男孩子：讓父親寵壞、苛求母親、對兄長脾氣暴烈，對於自己的閱讀以及反唇相譏的早熟力量，極其引以爲傲。在初等小學裏，他落落寡歡；家中，他爭吵不休，而怏怏然到草地讀書；夜間，他做惡夢，夢到「成羣醜怪的東西向我壓來。」日後，他寫道，八歲之前，「我就有了『性格』——感性、想像、虛榮、疏懶……」。爲了母親特別爲他準備的烤乳餅，他同哥哥法蘭克狠吵一場，手拿廚房的小刀衝向哥哥，之後，奔出家去，在奧特河陰濕的岸邊躲一整夜。翌晨，一位鄰人把他帶回來。「我記得，而且永遠不會忘記，我躺在僕人懷裏，父親看着我的神情——他無比平靜，卻又淚流滿面。」柯立芝每每把這當作一樁對他的心理具有形塑力的意外事件；此事也可能是一場風濕熱的原因。這場熱病使他心臟衰弱，使

他一生都苦於風濕之痛，而且後果可怕。

一七八一年十月，正在九歲生日之前，柯立芝被母親的一聲尖叫吵醒——「於是我對自己說，『爸爸死了。』」他的生活從此改變。次年春天，他被送往倫敦上小學；他從那家小學轉到基督公立慈善學校，成為「藍衣」慈善學生，到一七九一年，他都是寄宿生。他是精通古典著作的學生，深研柏拉圖哲學，涉獵激進派的作家，還交了許多朋友，其中有藍姆(Charles Lamb)這位未來的散文名家，以及翰特(Leigh Hunt)。不過，每逢假日，柯立芝極少回到奧特立·聖瑪麗（大多留在倫敦陪一位叔叔），因此，他覺得自己被拋離了家人和家庭，後來，在給他哥哥喬治·柯立芝牧師的一首詩中，說他「太快就被移植，我的靈魂尚未固着於／它早年的家庭之愛；因此終身／都在追逐隨緣式的友誼……」這股深沉的他無家之感，與由此而來的對友情的追求，以及對本身價值的肯定，成為他成年生活中揮之不去的衝動之一。

一七九一年十月，靠着基督公立慈善學校的獎學金，以及喬治資助的一小筆款項，十九歲的柯立芝前往劍橋的耶穌學院。他作牧師的事業生涯似乎這就清楚地標明了，只是他的才情中已溢滿熱情，行為非常放縱、書信中充滿了奔放的野性，透露了另種消息。他縱酒，蓄長髮，「瘋狗似地」寫希臘詩，買了一件天鵝絨背心，第一年，就以一首有關奴隸買賣的長詩贏得一枚學院獎章。第二年，他是人人垂涎的克雷文獎學金(Craven Scholarship)的四位最後候選人之一。他沒有得到這項獎學金，喪氣過度，生了病，欠了債，吃鴉片解痛，還搭上著名的劍橋妓女莎兒·賀爾(Sal Hall)。他的假期大半同基督公立慈善學校來的一位朋友湯姆·伊文思(Tom Evans)一塊度過，又愛上湯姆活潑的妹妹瑪麗。哥哥喬治替他還債，給他寫散文式的信，為他揪心掛懷。

那是大學生極其興奮的一段時期。支配人心的是法國大革命的消息，以及社會一變而得福的希望。柯立芝讀了柏克（Edmund Burke）的〔法國大革命的反省〕（*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*），潘恩（Tom Paine）的激進回答——〔人權〕（*The Rights of Man*），以及無政府的主義哲學家高德溫（William Godwin）關於理想的平等社會識見——〔關於政治正義的探討〕（*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*）。他也讀過伏爾泰以及唯物哲學家哈特利（David Hartley）的著作，哈特利在〔對人，其架構、其義務及其期望之觀察〕（*Observations on Man, His Frame, His Duty and His Expectations* 1749）一書中闡揚：道德感並非人心中的神光，而不過是心理上「觀念聯合」作用的產物，該「聯合」服從於純粹的物理定律。柯立芝的宗教信仰爲之動搖，心裡起了一場政治原則與道德原則的戰爭，他從此一生就是在試驗這些原則。劍橋有一場學院審判，審判威廉·富蘭德（William Frend），他是基督學院一名導師，因爲寫了一本顛覆性的唯一神論小冊子而遭解聘。柯立芝去聽審判，又是拍手，又是呼叫，自己差點兒被捕。然後，一七九三年十二月，他忽然丟掉一切，到倫敦去，大醉一場，沒有告訴朋友、家人，也不告訴瑪麗·伊文思，取個叫做賽拉斯·湯肯·康柏巴希（Silas Tomkyn Comberbach）的荒唐名字，到第十五輕騎兵團入伍去了。

其後兩年，也就是一七九四—五年，是柯立芝一生中最熱烈，也可以說最具教育性的兩年。輕騎兵團的生活大多在馬廐和病瘴之地度過；在慘澹的兩個月之後，他的下落被喬治發現，喬治以「精神錯亂」爲由，把他保釋出來。他重返劍橋一小段時日，然後，出發作一次威爾斯徒步旅行。一七九四年六月到牛津，首次遇見詩人叟喜（Robert Southey）。

他們彼此宣誓斷棄無可補救的社會的一切舊有政治與道德偏見，而在亞美利加的塞斯圭亞那河（Susquehannah）兩岸找到一個理想的公社（commune），由六對年輕夫妻各盡所能的出資，平等分擔農作、家務、公社財產的建設與經營，以及子女的教育。柯立芝和叟喜一起到布里斯托（Bristol）籌策定計，招募朋友，找出海道與土地買賣的細節。

那是個認真嚴肅的計畫，柯立芝作過詳盡的研究，他爲它取了個獨特的名稱——「同治」（Pantisocracy），典出希臘文：一個由大家共同（pan）平等治理的社會。同治雖然是個「容易」的抽象提議，他卻也告訴叟喜：

此事需要時時刻刻都具有無比反省力的心靈去作無比清明的注意，才能够付諸實際——我們把它囫圇吞下去是不够的——「心」「取食」於「真理」，必須一如昆蟲之取食於樹葉：直到它盡得樹葉的染色，在最細微的纖維組織中都顯示它所取用的食物。在同治的計畫書中，我希望把高德溫的妙處全都包括進來……（〔書信集〕，卷 I 頁 115）

此一醒目的意象，配上關於自然界生物過程的奇異、精確觀察，以及其間所表現的道德難題（如何將「頭腦」的真理轉變爲「心」的以及日常生活的真理），首次表徵了柯立芝最獨特的天賦：詩之洞識與形上洞識的結合。

柯立芝與叟喜的緊固友誼雖然解放了他的智性力量，對他的情感卻也有支配性的效果，在往後與他人的友誼上，這個樣式都一直重現出來。叟喜同布里斯托一位名叫艾迪思·傅立克（Edith Fricker）的女孩子訂了婚，爲了湊合同治夫妻的計畫，把柯立芝也軟硬兼施，與她姊姊莎拉訂下婚誓。一七九四年，柯立芝回劍橋上秋季班（由喬治折衝而得以復學），已是五內騷動；寫出來的文字盡是大寫字母開頭，盡

是驚嘆號：「我的天！我的心（Heart）奔騰翻攪——我離開這間教室以來，多少多麼重要的事情都展開了！亞美利加！叟喜！傅立克小姐！」（〔書信集〕，卷 I 頁 103）

他開始認真寫詩。他訂正學童時期一首關於布里斯托詩人柴特頓（Chatterton）的詩作；柴特頓其人服用過量的藥用砒霜與鴉片而自殺，享年十七。訂正之後，此詩成為「悼湯瑪士·柴特頓之死」（Monody on the Death of Thomas Chatterton），是他第一次實驗長篇的破格或「開放」式歌行。一七九四年十二月，他的作品首次問世，寫的是十二首「傑出人物的十四行詩」（Sonnetts on Eminent Characters），登在重要的國家日報〔晨間紀事〕（*Morning Chronicle*）上。每首十四行詩頌揚一位柯立芝特別欽佩的人物：革命性的國家領袖，如拉法頁（Lafayette）與波蘭將軍柯休斯克（Kosciusko）；作家高德溫、普里斯特利（Priestly）以及柏克，但也有喜劇作家謝利登（Sheridan），以及溫和、健談的十四行詩作家包爾斯牧師（Reverend William Bowles）。叟喜和美貌的悲劇女演員許登思夫人（Siddons）各得到一首；艾思金（Thomas Erskine）律師也得到一首——在那年秋天著名的判國罪審判裏，為激進的倫敦通訊社（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）四位社員辯護的，就是這位律師。

柯立芝的詩在首都名聲喧騰，現在，他決定不拿學位就離開劍橋，前往倫敦。他寄宿於「貓與寒暄」客棧（Cat and Salutation），與許多重要作家碰頭，同新聞編輯趕飯局，還同藍姆重拾舊誼。他使高德溫以及高德溫的出版商詹生（Joseph Johnson）印象深刻，大有可為的自由投稿作家生涯就此打開。不過，一七九五年二月，叟喜又把他趕回布里斯托，趕回莎拉·傅立克的懷抱。

同治計畫雖然倒了，與叟喜之間的夥伴關係卻極具刺

激。一七九五年夏季，他們一同住在布里斯托的學院街（College Street），柯立芝寫出一連串生動的講稿和小冊子，這些東西形成他第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——〔一七九五年政治與宗教演講集〕（*Lectures 1795 on Politics and Religion*），其中包括六篇「論天啟宗教，其腐化、以及其政治觀點」（*Lectures on Revealed Religion, Its Corruptions and Its Political Views*）；一篇對奴隸買賣的銳利攻擊；以及一本流行的小冊子，書名是〔良心與人民：或者，與人民談話〕（*Conciones ad Populum: or Addresses to the People*），抨擊政府以及對法國的戰爭，不過，也批評法國大革命的極端分子，並且贊成讓英國的貧民與勞工階級接受政治與道德教育。在那年夏天發表的「論天啟宗教」裏，他猛烈批判許多激進分子的無神論，批判其狹隘的機械式推理，維護福音書中耶穌（Jesus of the Gospels）的歷史真理，闡揚一種激進的基督教看法，以對抗私人財產、財富以及一切商業帝國形式的累積。

柯立芝的布里斯托演講使得他在當地聲名狼藉。報紙把他鈎畫成一個蓬首亂髮的民主人士，他還得到「愛國」的托利黨觀眾吶喊助威。他冷靜反應，泰然自若於敵對環境之中表現他強勁的良好幽默——甚至有點故意展示的意味：「暴民和市長、笨漢與磚塊、佈告與報紙，全都結黨來謀算我……兩三個粗野、沒腦筋的機器人還叫我當心小命——最後一回演講裏，那最低等的物類差一點就忍不住要攻打『這該死的雅各賓黨在大放厥詞』的屋子了。」（〔書信集〕，卷 I 頁 152）。

在地方上的民主派之間，柯立芝不僅立刻得到支持者，而且交上知己：心態激進的唯一神論（Unitarian）牧師艾斯特林（John Prior Estlin）——此人要他當牧師；布里斯托的

書商兼出版商柯特 (Joseph Cottle) —— 此人答應出版他的詩；不妥協派的兩個富有兄弟，湯姆·魏吉梧與約賽亞·魏吉梧 (Tom and Josiah Wedgwood) —— 英格蘭中部陶業王國的繼承人。再就是傑出的白手起家人物湯姆·普爾 (Tom Poole)，此人是工人政治與工人教育俱樂部的組織者，在布里斯托西南部的尼德·史陀威 (Nether Stowey) 經營製革業；他不久便成為柯立芝的救急靠山。

叟喜繼承了一筆錢，想着手一項威爾斯農墾計畫——柯立芝說那是「同治山 (Mountain of Pantisocracy) 終於順利生產出來的一隻老鼠！」(〔書信集〕，卷 I 頁 165) 兩人免不了吵一架。一七九五年十月七日，柯立芝與莎拉·傅立克在聖瑪麗·瑞德克里夫教堂 (St. Mary Redcliff) ——「寒儉的柴特頓的教堂」——結婚，定居於克里夫登 (Clevedon) 地方一間玫瑰蓊蔚的美麗小屋，小屋俯瞰布里斯托海峽 (Bristol Channel)，年租五鎊。「我的眼睛大快平生」，他在給普爾的信裏寫道。「這片海——那遠處的島！——對面的海岸！——我的詩是作定了——九位繆思要是攔得住我，來罷！」(〔書信集〕，卷 I 頁 160) 六個月之後，也就是一七九六年四月，他第一本薄薄的詩卷，〔雜題詩〕 (*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*)，由柯特出版；九月，他第一個孩子出世，叫做大衛·哈特利·柯立芝 (David Hartley Coleridge) ——取用那位哲學家的名字。

儘管財務日益拮据，而且病痛時來，使他重新求助於鴉片，柯立芝仍然進入創造力鼎盛的時期。他寫作，並且修訂了不少比較長篇的哲學詩——「宗教的沉思」 (*Religious Musings*)、「國運」 (*The Destiny of Nations*)——其中思考的是宗教信仰與政治付託的問題；此外，是幾篇簡單而動人的小品——「寫於雪屯酒館」 (*Lines Written at Shurton*)

Bars)、「風奏琴」(The Eolian Harp)、「出隱感言」(Reflections on Having Left a Place of Retirement)——其中心靈感爲他對莎拉的愛，以及他們在他們「美麗的小屋」裏共同締造的生活。這些是青春的新婚燕爾之詩，爲英詩鮮見之作，而不只是浪漫的渴望之詩；已經到手的幸福、心底對未來、對有待塑造的事業、對必須擔當的義務、以及——柯立芝總是如此——對有待解決的形上問題的焦慮，都包含在這些詩裏而形成豐富的張力。由這些詩裏也可以看出柯立芝正在發展一種極爲獨特的形式，亦即，把詩作成與一位聆聽者的談話，這種詩可以視爲信札，可以視爲內在的沉思，也可以視爲祈禱。

不過，柯立芝沒有把自己當作職業詩人，而且他也經不起這麼做。他要打進公共生活，當個作家、新聞人員、學者、教師以及牧師，還要解決家庭「麵包與乳酪」的大問題。他開辦一份週報〔守望者〕(*The Watchman*)，〔守望者〕發揚〔一七九五年演講集〕中激進的政治與宗教觀點。他開始研究德國文學，以科學與哲學方面而論，他認爲德國文學遠比法國或英國文學進步。他擬定計畫，要翻譯浪漫詩人兼劇作家席勒(Friedrich Schiller, 1759-1805)的作品；要寫出關於德國自然科學、德國浪漫主義神學，以及革命性形上學家康德(kant 1724-1804)的研究。他打算開一家私立學校，「收八名學生，每名收費一百金幣」(〔書信集〕，卷I頁209)，此外，從前他在布里斯托、休斯伯利(Shrewsbury)、伯明罕以及德比(Derby)佈道，都大獲成功，現在，他考慮好一陣子，要作個唯一神論的牧師。

儘管野心勃勃，要在此生做成宏偉碩大、智識大胆的事，柯立芝卻也是漫無章法、意志薄弱，又容易受別人對他意見的左右。再者，他的日常生活受苦於賬單、頻發的疾